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

(三)

徐州師院中文系





(下 册)

“差半车麦秸”	姚日垠 (1)
磁力	沙汀 (15)
囚歌	叶挺 (28)
我的“自白”书	陈然 (29)
生活是多么广阔	何其芳 (30)
兄妹开荒	王大化 李波 路由集体创作 (31)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39)
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 (55)
逼上梁山	延安评剧院集体创作 (99)
地雷阵	邵子南 (151)
荷花淀	孙犁 (180)
白毛女 (节选)	贺敬之 丁毅等 (188)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215)
我的两家房东	康濯 (257)
石青嫂子	艾芜 (278)

无敌三勇士.....	刘白羽 (299)
暴风骤雨(节选).....	周立波 (311)
漳河水(节选).....	阮章竞 (326)
“运输队长” 蒋介石.....	毕革飞 (348)

“差半车麦秸”^①

姚雪垠

“瞧这家伙，又是个‘差半车麦秸’。”

在我们的工人游击队里边，近来最喜欢把别人叫做“差半车麦秸”。有时我们向队长要烟吸，如果队长把烟卷藏在腰里不拿出来，我们就向他叫边：“喂，队长，‘差半车麦秸！’”当着别人面前猛不防打了个喷嚏，鼻涕从鼻孔里窜出来，你随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捏下来抹在鞋底上，别人也会向你取笑的叫边：“‘差半车麦秸！’”我们全队的人，没有一个不长虱子。平常不论虱子在身上怎样的爬，咬，我们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里边捏死一个两个。到我们真正休息的时候，也就是说到我们能够安心睡一觉的时候，我们决不弃放歼灭敌人的机会。我们的两大敌人是：鬼子和虱子。在歼灭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照例围绕着一堆烈火，把内衣脱下来在火头上烤着，抖着。我们的敌人象炒焦的芝麻似的，一个个的肚子膨胀起来，落到火里。火里边哔剥剥的响着爆烈声，腾起来一种难闻的气息。这时我们每个人都为胜利而快活得乱蹦乱跳互相的打着，推着，还互相叫着：“‘差半车麦秸！’格崩，格崩，用牙咬呀！”

注① “差半车麦秸”是表示不够数儿，也就是不够聪明的意思。

总之，我们用“差半车麦秸”这个词儿来取笑别人的机会非常的多，几乎任何人都可被我们称做“差半车麦秸”。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词而广泛的引用着，并不顾及它是否恰当。当我们叫出这词儿的时候，并不含有一点恶忌，只不过觉得这样一叫就怪开心罢了。假若在我们队里没有这个宝贝词儿，生活也许会象冬天的山色一样的枯燥无味！

虽然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绰号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车麦秸”他本人却早就离开我们的队伍了。

他是一个最有趣的庄稼人。从他入伍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做了我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担架床上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走了以后我们不断的谈着他，想念他。队长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烟袋，象保存爱人情书似的，珍惜的不肯让别人拿去。当“差半车麦秸”还没有挂采的时候，一天到晚他总是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锅里有没有烟。有时候他一个人离开屋子，慢吞吞的走到乡村旁边，蹲在一棵小树下，皱着眉毛，眼睛茫然的望着荒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长的时候，把两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嗒一啞，随即有两缕灰色的专烟从他的鼻孔里呼了出来。同志们有谁走到他的跟前问他道：“‘差半车麦秸’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黄脸婆哩？”“差半车麦秸”的脸皮微微的红了起来：“怎么不是呢？”他说：“没有听队长说俺的‘屋里人’跟小孩到那儿啦？”在“差半车麦秸”看来，我们的队长是一个万能人物，无论什么事他都知，不肯把女人和小孩的下落告诉他，不过是怕他偷跑罢了。有时候，“差半车麦秸”并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望着地里说：

“你看这地里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

然后再把下边的话和着烟雾吐出来：“平稳年头人能安安稳稳的做活，好好的地里那会长得这么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排泄物，向前挪了几步，从地里捏起来一小块垃圾，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细细的看一看，拿近鼻尖闻闻，再放一点到舌头尖上品品滋味，然后他把头垂下去轻轻的点几点，喃喃的说边：

“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车麦秸”在游击队里始终连一句救亡歌儿也没有学会。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个同志把眼泪都笑出来，以后他就永远不再开口了。当我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两只生满血丝的眼睛滴溜溜的跟着我们的咀巴乱动。他无论在高兴或苦闷的时候，在平常的行军或放心休息的时候，他爱用悲凉的声调反复的唱着两句简单的戏词，是他从做小孩子时候就学会了的：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风……”

他的小烟袋正同他本人一样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见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一段动人的故事来。

一个寒冷的黄昏，忽然全队的弟兄兴奋得发狂一般呐喊着跳到天井里，把一个新捉到的汉奸同队长密密的围起来。汉奸两只手背绑着，脸黄得没有一丝血色，两条腿颤抖着几乎站不住。他的脖子后背插着一把旧镰刀，腰里插着一根小烟袋，头戴着一顶古铜色的破毡帽。队长手里拿着一百从汉奸身上搜出来的太阳旗，冷静的象是一尊铁人。同志们疯狂的叫着：

“他妈的打扮得多象庄稼人！”

“枪毙他！枪毙汉奸呀！”

不知谁猛的照汉奸屁股上踢了一脚，汉奸打了个前栽，象患瘫痪症似的顺势跪倒在队长面前。这意外的结果使同志们很觉失望，开始平静下来。有人低声的讥讽道：

“唏，原来是一泡鸭子屎！①”

队长还是象一尊铁人似的立着不动，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汉奸身上掘发着一切秘密。

“老爷，俺是好人呐！”汉奸颤抖替自己辩护：“我叫做王哑，哑巴，人都知道。”

“是小名字吗？”队长左颊上的几点黑毛动了动。

“是小名字，老爷。小名字是爷起的，爷不是念书人。爷说起个坏名字压压灾星吧。……”

“你的大名字叫什么？……站起来说！”

“没有，老爷。”“哑巴”茫然的站立起来，打了个噎气：“爷说庄稼人一辈子不入学坐门儿，不登客房台儿，用不着大名儿。”

“有绰号没有？”

“差，差，老爷，‘差半车麦秸。’”

“嗯？”队长的黑毛又动了几动。“差什么？”

“‘差半车麦秸’，老爷。”

“谁差你半车麦秸？”

人家都这样叫我。”“哑巴”的脸红了起来。“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给我起的外号。他一口咬定说我不够数儿……”

“噫！”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队长不笑。队长一步追一步的问他家乡和当汉奸的原

注① 鸭子屎是稀的，北方人拿它比不强硬，没勇气的人物。

因。

“俺是王庄人”，“哑巴”说：“是大王庄不是小王长。北军来啦，看见‘屋里人’①就糟蹋；看见‘外厢人’②就打呀，砍呀，枪毙呀。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爷呀，庄里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水也是安生的’！俺带着‘屋里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来啦。小狗子娘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没打牙。肚子两片塌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饿瘪啦，小狗子吸不出奶来就吱吱哼哼的哭着。……”

被绑着的农人把头垂了下去，有两行眼泪从他的鼻凹滚落下去，我们的队长用低声咕哝道：“说简单一点吧，你说你为什么拿着小太阳旗？”

“老爷，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爷呀，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咱们死了没要紧，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饿死吗？’不是的，老爷，小孩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凭啥要饿死呢？小狗子娘说：‘你回去吧’，她说我：‘你回去到庄子边把咱地里的红萝卜挖几根拿来度度命，全当是为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离庄子还有二里远，有几个戴铜盆帽子的北军就开枪向我打起来，我又跑回来啦。回来听着小狗子在她妈怀里‘吱哼哼，吱哼哼……’”在开始哽咽起来。

“不要哭！”队长低声命令道：“因此你就当汉奸了，是不是？”

“鬼孙子才是汉奸！我要做了汉奸，看，老爷，上有青天，日头落——我也落！”“差半车麦秸”耸了耸肩膀，兴奋的继续说下去：“别人告我说，要拿一个太阳旗北军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个小旗交给我，她说：

注①② “屋里人”是女人；“外厢人”是男人。

‘小狗子爷快走吧，快去快回来。’我说：‘混帐旗子多象膏药呐……南军看见了不碍事吗？’她说：‘怕啥呢，我们跟南军都是中国人呐，你这二百五！’老爷你想我是中国人还会当汉奸吗？小狗子娘卖坏事，她叫我拿她妈的倒霉的太阳旗！”他一边哽咽着，一边愤怒的咬着牙齿，一边又用恐惧的眼光看着队长。

队长又详详细细的盘问了一忽儿，渐渐松开了脸皮，不再象一尊铁人了。其时我早就想对队长说：“得啦，这家伙是个有趣的大好人，还有什么可怀疑呢？再盘问下去，连同志们也不耐烦了。”队长终于吩咐我们把“差半车麦秸”手上的绳子解开。一解开绳子，“差半车麦秸”就握了一把鼻涕，一弯腰抹在鞋尖上。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一双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后跟涂抹着厚厚的一层已干的和未干的鼻涕，干的地方微微发亮。

“以后别再把鬼子兵叫做‘北军’”，队长和善的告他说：“现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样。现在一边是——咱们中国军队，一边是日本鬼子。你疼吗！‘差半车麦秸’？”

“怎么不疼呢？”他点点头：“我不是不够数儿呵！”

队长把小太阳旗还给他，吩咐道：

“你就在我们这里‘喝汤①’吧，喝完了汤你安心去挖你的红萝卜，敌人在夜间已经给我们打窜了。小太阳旗你还带着去，万一遇着鬼子时你就拿出来让他们瞧瞧，可别说出我们在这儿……”

吃饭的时候，同志们都争着要同“差半车麦秸”蹲在一块儿，几乎把他的棉裤都撕毁了。起初他还非常拘束，后来看我们大家都对他十分亲热，就渐渐的胆壮起来。他

注① 北方人把吃晚饭叫做“喝汤”。

吃得又快又多，碗里百舐得干干净净。吃毕饭，他又捏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个饱嗝，用右手食指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来一片葱叶子，又一旦，葱叶子同牙花从一个同志的头上飞了过去。

隔了一天，刚吃过午饭以后，我又看见“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院里出现。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加入我们队里了。我们大家高兴得疯狂的叫着，跳跃着，高唱着我们的游击队歌。可是“差半车麦秸”一直老老实实的站着，茫然的微笑着，嘴里噙着一只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车麦秸”睡在一块儿。我问他：

“你为什么加入我们的游击队？”

“我为啥不加入呢？”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呵。”

叮一叮，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问边：“你的小太阳旗呢？”

“给小狗做尿布了。”他仿佛毫不在意的答边。

“差半车麦秸”同我悄声的谈着家常。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为着要安生的做庄稼而热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打跑。并且知道他已经决定叫他的女人同小孩在最近随着难民车逃到后方去。他同我谈话的时候，眼光不断的向垱角的油灯瞟着，似乎有一种什么忤触使他难以安下心去。我装着睡熟的样子偷偷的观究他的举动，我看见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时的向灯光瞟一眼，又向我瞟一眼，神情越发的不安起来。最后他偷偷的站起来向灯光走去，但只走了两步，就折回头走出了屋子，在院里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声，又回到我的身边来。于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的东西下百便倒下去了。

“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物”，我心里说：“而且还粗

中有细哩！”

在我们游击队住下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找到灯火，我们总是要点着灯睡觉，从“差半车麦秸”入伍的第二天起，连着两夜都发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第一夜灯火在半夜息灭了，一个同志起来撒尿时踏破了别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枪走了火，把大家从梦中惊起，以为是敌人来了，在黑暗中乱碰着，乱摸着，一两着手电是不济事的，有的误摸走了别人的枪支，有的摸到枪支却找不到刀子。等惊慌平息之后，大家都愤怒得象老虎似的谩骂并追究起息灯的人来。队长把同志们一个一个问了一遍，却没有一个人承认。我心里有一点约摸，便向“差半车麦秸”偷看了一眼。“差半车麦秸”的脸色苍白得怕人，两条腿轻轻的战慄着。队长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愤怒的眼光也都跟随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里说：“他要挨揍了！”他的腿战慄得越发厉害起来，几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队长忽然笑了起来，温和的问：“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能过？”

“能的，队长！”“差半车麦秸”从他的腰里抽出他的小烟袋来，送到队长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们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队长也笑得连连打着喷嚏。可是“差半车麦秸”自己却不笑。他搔了搔头皮，顺便用手往脖子里一摸，摸出一个虱子，又用指头捻了一下，送到嘴里“格崩”一声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车麦秸”拖到没有人的地方，悄悄的问他为什么每夜要把灯火息掉。他的脸色红了起来，一边微笑着，一边吞吞吐吐的咕哝道：“香油贵得要命呐，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脖子：“点着灯我睡不惯。呵，你抽袋烟吧？”可是集团生活对于他渐渐的习惯了，他开

始胆壮起来，活泼起来，他对同志们的生活也敢提出不满的见解。他懂得很多很多的土匪的黑话，比如他把路叫做“条子”，把河叫做“带子”，把鸡叫做“尖咀子”，而把月亮叫做“炉子”。他批评同志们说：

“有许多话说出口来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讳。你们在做工的时候马虎一点不要紧，现在是玩枪呐，干这边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们有时也故意地说几句黑话，大半分的时间却同他抬杠，向他解释着我们是革命的游击队，既不迷仗，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说土匪的黑话。“差半车麦秸”虽然心里不能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俺是庄稼人，俺不怪新规矩呐！”于是他又沉思起来。

“喂！”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应该称别人做‘同志’呐！”

他微笑着，摇摇头，搔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争辩道：

“二哥，咱山东人叫‘二哥’是尊称呢！”

“可是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呐”，我说：“革命军人都应该按着革命的称呼才是的。”

“唉，又是新规矩！”他不满的加了一句：“我不怪。……”

“同志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意思。”我给他解释道：“你想，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齐心齐意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么？”

“对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们就怕心不齐！”

在晚上出发的时候，“差半车麦秸”在我的肩膀上轻

轻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声音叫边：“同志。”随着便又羞涩的，象小孩似的笑了起来。

“同志”，一会儿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一下：“我们要去摸鬼子吗？”

我点点头：“你怕吗？”

“不”，他说：“俺打过土匪！……”

我同他膀借膀的走着，听见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厉害，便忍不住吃吃的笑起来。“喂，你撒谎！”我小声叫边：“我听见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来慌窘的样子，把小烟袋滴溜溜的轮转着，喃喃的说边：

“我一点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汉！以前打土匪也是这样子，才出发时总是心跳呀，腿颤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了。二哥，乡下人就怕官呐。……”

约模离敌人住的村庄有三四里远的光景，我们在一座小坟园里停下来。队长征求两个同志自告奋勇走在前头探路。其余的大卫分跟在后面，一小卫分绕到村子后面埋伏。出乎我意外的，“差半车麦秸”忽然从队长面前站了起来，抢着说：“队长，我‘条子’熟，让我先进村子去！”

这时全队的同志都茫然了。队长愣怔了一忽儿，左颊上的黑毛动了几动，怀疑的问边：“你是说要做探子吗？”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呐。”

有人在队长的背后咕哝边：“他不 行，别让他坏事吧！”但队长立刻不再迟疑的对“差半车麦秸”说：

“好吧，可是你得特别小心！”他又扭过脸来命令我说：“你得跟他一边走去，千万不要大意了！”“差半车麦秸”拖着我象猴子似的跳出了坟园，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些悄声的埋怨。我听见是队长的声音说边：“不碍事的，他粗中有细。”

我们走到离敌人的村子有一箭远近，便爬在地上，凭着星光向前边仔细的查看了一会儿，又侧着耳朵仔细听一听。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差半车麦秸”附着我的耳朵说边：“鬼子们全睡觉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从脚上脱掉，插在腰里，弯着腰向村里走去。我非常替他担心，往前爬了十来步，伏在一棵柳树的下边，把枪机扭弄开来，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约摸有二十分钟光景，还不见“差半车麦秸”回来，我心里非常的焦急，一直向前边爬去。在一座草棚前边，我发现了一个晃动的黑色影子，并且有一种东西拉在地上的微声。我的心口象马蹄般的跳起来。我把枪口瞄准了黑影子，用一种低而严厉的调子叫边：“谁！”

“是我呀，同志！”一个非常熟识的声音回答：“鬼子全跑光啦，咱们又白来一趟！”

一个箭步跳到声音跟前，我不放心的问边：

“全村子你都看过了？”

“家家院里都看过啦，连个人毛也找不到。”

“你为什么不早咳嗽一声呢？”

“我，我……”“差半车麦秸”用膀子尖谄媚的贴着我的膀子尖，吞吞吐吐的说：“俺家还少一根牛绳哩，拿回去一根碍事吗？俺以前打土匪的时候拿老百姓的一点东西都不算事的。”随着他把牛绳子头举到我的眼前，嘻嘻的笑了起来。

“放下！”我命令边：“队长看见要枪毙你的！”

“差半车麦秸”眼光失望的看着我，迟疑着把围在腰里的牛绳子又解了下来。我大声的咳嗽三声，村子周围立刻有几边电光击破了黑暗，同志们从四下里跑进村来。

“二哥”，“差半车麦秸”用一种恐怖的将要哭泣的低

声说：“你看，我把牛绳子放下啦……”

在回去的路上，“差半车麦秸”一步不离的跟着我，非常沉默，非常胆怯，象一个打破茶盅等待着母亲责罚的孩子似的。我知边“差半车麦秸”的不安，就悄声的告诉他我决不向队长报告。他轻轻的叹息一声，把小烟袋塞到我手里。我一边抽着烟，一边问他边：“你知边我们为什么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呐。”他含糊的答边。

又沉默一会儿，“差半车麦秸”忽然捏了一把鼻涕，用一种忤慨的声调问边：“同志，干革命就得不到一点好处吗？”

“革命是为着自己，也是为着大家的。”我向他解释边：“革命是要自己受点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呐。我们要能把鬼子打跑，几千万人都能够过安生日子，咱们不也一样能得到好处吗？”

“自然呐，千千万万人能过好日子，咱们也……”

“到那时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以后咱们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都能够伸直腰儿走路了。”

“我说呢，革命同志不敬神……不敬神也能当菩萨呐！”

从此他越发的活泼起来，工作得非常紧张，为挂念女人和孩子而苦闷的时候也不多了。他开始跟着我学习认字，每天认会一个字，不幸刚学会了三十个字，他就受了沉重的枪伤了。

一个月色苍茫的夜晚，我们二十个游击队员奉派去破坏铁边。敌人驻扎在离铁边只有三里远的村子里。我们并没有带地雷，也没有带新式的工具，凭着我们的力气，去打算把铁轨掘毁两三根，然后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的兵车。我们尽可能小心的进行工作，谁知终于没法使铁轨不“钢朗”的响了起来。这响声在午夜的阡野上清脆的向远

处飞去，立刻引回来几声比这更清脆，更尖锐的枪声，从我们的头上急速地掠过，惊得月色突然的暗了下来。

“卧倒！”

分队长的口令刚刚发出，敌人的机关枪就达达的响了起来。枪弹有时落在我们的背后，有时在我们的前百划了一边孤线，飞腾着尘埃的烟雾。机关枪响了十来分钟便忽然止住。铁轨微微的战抖着，敌人的战车驰来了。……

分队长阮是胶济路工程工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伙，他连二接三的把五六个炸弹绑在一块儿，放到铁轨下百发了一边命令：“快跑！”我们象飞一般离开了铁边，躲到一座小坟园里，静静的伏在地上。“差半车麦秸”若无其事的拿出他的小烟袋来，预备往咀里塞去，给分队长用枪托照他屁股敲了一下，便又把小烟袋插进腰里去了。他带着不满忍的口气向我咕哝道：

“枪子儿有眼睛的，怕啥呢？”

猛象打了个霹雳似的，铁轨下的炸弹爆裂了，敌人的战车带着一些灰尘，弹烟破片，从地上狂跳起来，倒进沃木丛里。……

“好！”二十个人的声音重新把阮野震得一跳。跟着，片刻间，一切寂静。

跟着寂静而来的是同志们的欢乐的谩骂，迅速的，简短的，几乎不为同志们所注忌的从分队长咀里发出来的命令。在这些纷乱的声音中，有一边低哑而悲凉的歌声：

“有寡人出来……”

我们跳出了小坟园，向铁边跑去，就在这时候，敌人的机关枪比以前更凶猛的响了起来。“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百前正跑着，叫了一声：“不好！”便倒了下去。但我们并不去管他，只顾拼命的前进。我们还没有达到铁边线，敌

人的马蹄声已经分明的从左右临近了。我们开始退却……

我跑过“差半车麦秸”的身边，看见他拼命的向着马蹄声处射击。我说：“挂采了吗？能跑不能跑？”“腿上呐？”他说：“我留下还他们几个吧……”我不管他的反抗挣扎，把他背起来就跑，有时跌了一交，有时滚下沟里……枪声，马蹄声，背上的负担，仿佛对我全不相干，我只知边拼命的跑，而且是非跑不可。

回到队里，才发现“差半车麦秸”的背上中途又中了一枪，他已经昏迷不醒啦。我们把他救醒过来，知边枪弹并没打进致命的地方，便决定把他送进后方医院去医治。当把他抬上担架床的时候，他的热度高得怕人，嘴里不住的说着胡话：

“嗒嗒！咧咧！黄牛呀！……嗒嗒！……”

二十七年四月初写于武汉旅次